

暇

老

齋

雜

記

暇老齋雜記卷之三十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宋時諸公集中有放隊勾劇致詞等詩文此今戲劇
開場之鼻祖也永叔集中有五方老人祝壽文此與
今八仙慶壽同一格矣

宋時設醮佛會皆用三七人見於青祠齋文可考今
不聞矣

宋時二氏為國祈禳其會甚夥至龍圖天章寶文等
閣藏御製之所也亦開道場祈雪每到夏時各寺觀
有保夏道場可謂密矣

管夷吾諡敬而後不稱諡史記亦略之夫人臣功名如夷吾可矣今諡不重敬謬也

宋人自諸儒外其大概意見尚不薄漢故以頌主每云流大漢之豈弟今無其語矣諛日甚去實愈遠宋之待下厚然必官於朝始得贈封其先今外吏亦得之恩溥矣然嘉靖前外吏亦甚難得今則濫矣濫則不知感不知感則不勸

宋王絲字敦素會稽人也為御史提舉廣南市舶夷人大說謂之金珠御史貴之也見范文正所作墓志此事頗癖而字而頗雋

蘇長公在杭州曾建運水之法蓋運井水暗從地中流出至惠州復欲以竹管運泉水二十里入城今山中亦尚有用之者但無此遠耳宋王象為台州判官城少井一舍之外有井焉陶出為筒導入於城復五里一穴以濟行人之渴此皆可法而行者

宋陳良器為衡州以稱病不自祭炎帝罷官宋時尚知事神為有司之大務也今亡矣夫

宋幕府中有隨行指使即今聽用官也故韓魏公祭歐陽公遣三班奉職隨行指使李珪即今以衛所官聽用者

范雎受辱於魏欲假秦以報之此念未嘗終飯忘也
即說秦昭王以親魏及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
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卑辭
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
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雎之卑辭厚幣魏之所不從
也割地以賂秦亦不能為也故先說此二說以堅昭
王不然一人進曰張祿先生者范雎也自欲假秦報
魏耳交未深功未見信不足而事去矣嗟乎此非後
人所知也

古之人主好才而耳目廣者前有漢武帝後有唐武

后耳倪寬為卒史於廷尉廷尉張湯不知之使視北
地畜數年矣一旦竒其所為奏以為掾上即問曰前
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倪寬上曰吾固聞之
久矣何自為上久聞之手士何幸生斯世

范曄作王丹傳曰家累千金隱居養志非深於世者
不能為此言

范史雲陳仲弓碑皆出蔡中郎手于今觀之似亦無
諛辭而中郎自以無愧者唯郭有道碑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因文以求人不知因人以立文者之真
切也然則文之益于人夫矣以二君子尚藉此焉而

况他人乎

唐之金吾衛大將軍非今之大將軍也然每自列公而拜亦綦尊矣楊燕竒間關千里感動肅宗以布衣而驟得之亦竒矣哉然此其官耳職則十五遷而始至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則今之巡撫中軍坐營也而爵則已清邊郡王矣此唐時中葉以役官制之最濫也

今之斥削似甚于唐宋貶謫然唐宋貶謫名在刑書家屬不得留長安有司驅遣安見其不甚乎本朝本立法于寬而近以漸苛矣非祖宗深意也

夫子刪詩書定禮樂所作者春秋而已自秦滅文籍
至漢除挾書之律及武帝敦儒業重文章宇宙久閱
之輝鬱鬱煌煌故凡異才者皆思有作述小者則自
成一家宗莊周孟軻荀况之例而大者便欲上祖夫
子以成一經而見自春秋而來數百年之事不可無
紀也且見夫子亦無他作而止以紀事為書則繼此
而作其唯斯乎故相如封禪書曰願陛下因縉紳先
生之畧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災以展采錯事猶
兼正列其義拔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蘊舊六為七
擄之無窮此大史公所以為史記自以為五百年之

運繼春秋而出也斯志也豈特遷為然哉時使之也
左氏無邱明其說昌于啖趙而鄭夾深作辨以張之
所論八端亦自鑿鑿特以左氏之左師辰將以公乘
馬而歸按三代時有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從六國
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語今左氏引之是左氏為六
國人在蘇秦之後明驗矣其言可謂固而陋兒童所
不屑為也

夏正之說諸儒聚訟久矣獨張敷言曰諸儒之論各
執所見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則沒而不書主不改者
遇改月之義則諱而不錄可謂切中膏肓諸公地下

聞之亦必為之掩面嗟乎儒者坐此弊多矣豈特夏
正哉故曰小儒曰曲儒

啖助以左氏敘事雖多釋意殊少不知左氏書經自
經而傳自傳杜元凱始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見
於其敘可考則其意厚自爭行非可以此責之也

公穀鄒夾四氏並傳春秋公穀初亦口傳非如左氏
筆錄然鄒氏無師夾氏有師無書故其說不傳嗟乎
豈非幸不幸哉寂寞可憐至著書極矣亦有命存焉
君子甯不悲乎甯不懼乎

公羊本齊學有以為名赤者有以為子夏弟子者有

以為漢初經師者、穀梁本晉學、有以為名高者、有以
為名低者、有以為秦孝公時人者、說者又以公羊載
樂正子之視疾、則必在樂正子之後、穀梁載尸子之
語、則或出於漢、夫二子之於古今、尚影響之間、而欲
執其口授之書、以斷聖人之意、與程胡諸公生千百
年之後、以意為猜、說鬼說夢、亦復何異、而攻守異途、
聚訟無已、何見之陋也、故我著春秋論、頗自負千古
隻見

見聞雜錄載、正德初年、兩京承弘治以來物價、猪肉
斤值七八錢、牛肉斤值四五錢、水鷄以斤為束、亦值

四五錢嗚呼豈非 孝宗至治之象哉至余幼時所見物價今大約倍之或五之南北萬里皆然豈口繁耶亦不當頓益即如戊申浙中大水米不過一兩戊辰全熟而至一兩四錢殆不可解無它此罷徵耳學較之制三代以後未有備於本朝者也升堂會食齋舍業課法至善也今一廢盡廢矣然考聞見雜錄應天學規壞於嘉_靖二十年後嗟乎苟能復之猶不遠也嗚呼

三考黜陟幽明非專榮進之地宋法以磨勘轉官故士大夫每每以不求磨勘為高本朝限以日月革

此弊故雖政府六卿考核之日亦必素服待罪近時大臣有擢無黜每以遲迴而庶僚亦有過期者皆不知祖宗立法之意者也

宋時功令曰一應京朝官在任未滿不因公事朝廷非時移替在任不曾磨勘轉官者後來同計及三年不以到闕在任并與磨勘者此總論京朝官較之今論品者似寬然今覃恩京朝官每不及三年則封贈則又寬於宋矣轉官之日即與應得誥命此唯輔臣得此殊恩今亦推廣之矣

宋時官小不至大夫不得致任此何說也本朝無問

崇卑及格及未及格而願者俱聽獎恬優老法至善
國朝兵制尚質其將帥皆以所統戶數名故有百千
萬戶三等其符節有金銀虎符三等又於百千之間
置總把千萬之間置總管以為遷拜旌賞之漸其許
佩符節子孫襲職二事則唯將帥得之故將帥在今
為美官而至佩虎符則又為最貴矣此見劉靜修集
較之元史為詳明多矣亦一代之制不可不了悉也
元官制有異據總管府總管雖夷狄不足論然時已
主中國矣足發一笑也

劉靜修丁丑五月二十八日晨起書事詩曰蒼星

明河三月麗東方。兩月忽散落。一月留中央。下有五星連。西近東少張。仰面東北隅。流星墜。絳芒誰令月有瘦。飄搖及吾牕。須臾日東生。有星環四旁。一星當日中。佇視搖晶光。自北忽西旋。老陽已榆桑。西北雲一絲。翠暈揭清芳。嫩雲生碧蘚。得句聲琅琅。俄見雲有魚。其大丈許長。火繩紛繞之。昂然無飛揚。呼友與共觀。此境已茫茫。靈樞夢為病。周官夢為祥。寤言札諸閔。庸侯知者詳。此亦可稱異夢矣。

劉文靖本生於北方。則中華者其故國耳。律以人臣不二君之義。悞矣。即華夷之辨。聖人亦不為生於夷。

者立論也。至於有道無道論，則殘宋荒濁較之元初更甚矣。然其終身不仕，自是格外高節。我嘗況之陶靖節，然與靖節實不倫也。後世為之辭者曰：渡江一賦，自其少年作耳。余以文靖不欲亡宋之意，全見此文。前後雖敘取宋之意，而中間言宋之不易取，極其鋪張。此正諷諫之義，而作賦者之體耳。庸人那得知之。劉文靖敘學一篇，既不凡遼，又不迂闊。初學宜於此求之，可自得師矣。中間唯敘詩一段，略須商量。及元後詩，文宜入羅耳。稍剛定之，以惠來學來者之責也。今人云脚力，古人云氣力。氣力二字有味。

河圖之說紛紛多矣、獨劉夢吉云、義理人心之所同、不必托之異人異書、而後神義理天下之公器、得之方外之書、亦不當為之諱也、卓哉言乎、

漢官儀三老五更、取男女全具者、宋故事、民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古今不拘禮、昧者拘之、如神不坐地、而簋簋前陳、先儒有匍匐就食之疑、甚至神已南面、而拜或西向、更可發一笑也、

鄭伯謙太守經國書、根底周禮斟酌古今、大有可採、其云冢廟制國用、漢初用計相之為得、亦合事機、其

云宣帝之始韓延守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是時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即譴御史詰問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豈自計相罷後御史大夫總領天下之財計耶是未可知也此說則非漢之御史與今之御史正等糾察內外諸事故無所不問非領則計也

西夏之事韓范原不滿於胸中然其心力亦止能如此矣仁宗決攻守策文正以兩策上而其所為攻者不過曰于賊界侵入漢地中如金湯白豹渡橋三塞大為城塞以援其地漸為逼之之勢耳則今自王在

晉撤回，漸關關外以為守而已。即宋攻之之策矣。李卓吾不欲以相許此公，而甯許其將。我則甯許其相而不許其將也。

宋太子賓客謝濤臨終夢中詩曰：百年奇特幾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可稱名句。惜後二語曰：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義漫生民。未悟周孔亦在紙塵中耳。李衛公德裕平生有一品集，姑臧集，西南備邊錄，獻替錄，御臣要略，伐叛志，窮愁志。宋人有錢某者求衛公遺文曰：一品拾遺，今所行者惟一品集耳。公經濟之略，反遺忘多矣。此公邊才，真可與藥敵李唐將略。

惟兩李衛公而已。

余嘗疑王叔文亦奇士也。所持亦未大謬。而史筆似乎不直。然前輩罕有為此論者。獨范文正與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道理。為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劉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梧俱文珍輩絕韋臯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韋衛之會順宗病篤。臯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嘉臯之謀。而行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懲人者。豈復見雪。唐書蕪駭。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玉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韓退之欲作唐之一

進之權順宗宗室
不詳為柳子厚
重年時為也
推肩士則真
耳

經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豈有意於諸君子乎若文正者可與尚論矣

宋慶曆時始詔天下建郡縣之學然其材尚出於諸生今天子建學以教育諸生常以已貲加葺豈為過乎

服老齋雜記卷之三十一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進士及第進士出身謂之賜者原係特恩不限於庭對故唐宋此途極廣人亦不以為疑本朝惟洪熙監國時特賜宣聖後裔會試副榜孔諤遂為曠典夫必禮部之所取而後賜進士禮部之所選者雖對策不成章亦無不賜安在其為特典而稱賜耶

宋制凡斷獄出入而科罪者以下吏為首長官為從當時有非之者然當時司法孔目尚得執法以與上官爭今盡委之胥吏而郡之節推亦自為問理而無

有爭太守之失者矣。寬濫愈多。官長咨行而無忌。未
有甚于此時者也。此不特行法非人。而本朝於此一
法。原覺疎闊。

宋時贈典隆而封典尚薄。如田况為陝西宣撫副使。
而父紹原自有官。至是以子恩始得授太子右衛率
府率是也。然得瓊林苑金明苑。以便子養。不若今必
罷官而始就封。

宋制廣文館開封府所薦士。有與主試親嫌者。別試
太常。此法良善。近年為主司絀。舉人致鬱鬱死者數
人。嗟乎。此聖世所矜也。

宋時蔭法有因其人所業而加之者如上官融乃廣文館所舉進士第一人也此即今之鄉試中式舉人明年春禮部較天下之士別試太常復中第一此蓋以親嫌故不試禮部耳實南宮中選即今之會試中式舉人也未幾丁父光祿之憂此殿試也朝庭錄光祿之後賜同學究出身蓋不得賜進士而賜學究者當時所出身不同皆自一榜而出故多至五百餘人而進士無幾也服除授信州貴溪縣主簿是即其學究資格授官非復如他蔭子之授齋郎太祝之類也此法今亦似可作行如舉人應承蔭者即優與京職

如司務一官舊時舉人原可以初授得之者以與舉人之應蔭者即算一蔭其自歲貢者即謂與國學官亦算一蔭似乎主恩不致虛而人情亦甚願也

宋文憲洪武正韻序曰古者之韻惟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南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橫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真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為用斯言也非潛溪之言也鄭夾漈之言也當沈約時七音未入於中國至周武帝時龜茲入蘇祇婆從突厥入中國鄭懌從而習之著書二十餘篇蘇夔何晏牛弘等駁之尚不得行至後世始漸顯耳約之不能知

七音固其所也。獨怪源知為此言而所為正韻者亦全不顧七音之旨。致高帝既頒行而復疑遂于車書一統之日而其書終不行何也。至謂古者之音惟取諸協故無不相通此言亦非也。古人七音之法原非中國亡而外夷有者獨秦火之後自喪亡耳。故古書之協音原合於七音之旨。如以協而已則可以意為之。并韻學亦可不設矣。

范文正自來稱為名相。近世李贄列之於大將。蓋不足其相業也。余以西夏之事終於苟耳。韓范之功俱未可稱。而范一意主招尤為失策。更未可等諸名將。

但其梗槩卓然人不得不敬且畏之者直其氣節忠
懃真古人所少如陸州之題為伏閣論廢后事也既
已貶矣乃睦州謝上表復詳論其事其辭愈切至引
漢武漢宣魏文唐高之事於漢則曰西漢之祚由此
傾微於魏則曰有反報之歎於唐則曰後來之禍一
一不善此人之所難也耀州之謫謂不宜遺虜主書
也幾至殺身之禍却於謝上之表亦更極言利害至
謂臣前所指置於此二者並未有妨潤州饒州二表
無不侃侃晏元獻其舉主也以其論皇帝不應前殿
拜母后稍為寒心即遺書極論曾不少貶此段浩然

之氣非有養者不能直是此公德勝功耳

宋時戍士甚驕如宣撫使所到必有特事恩澤近日
遠事便復蹈此吁此豈可立國哉

宋時百姓至有為天子作感恩道場者。饋禮犯分亦
至於此則郡守必為主上放生祝壽更不足異矣本
朝一洗此陋習亦一快也

北宋時即傳契丹造舟安輪遇陸可載遇川可濟究
竟至今五六百年未見有此制也近日亦有言之終
不能為即舟之有輪亦以激水行舟耳非能陸行也
王驥自是一奇材但時與王振不能為異蓋封疆之

是時蓋揚若望於宋言
其可多身而西人洗狹
西去散也然而所阻中
者自行於岳州破揚公
輒如此已上之也世豈
其不詳而謂天下多神
者乎

臣實未可責以硜硜之節也。不然孰為成天下之大務者。當時訓導詹英論其行師無紀律書生之見未必有當。弇州良史才也。乃亦信之以之。衡靖遠嗟乎。威甯越既誑悞于直。驥復株連于振。且使本朝無全人而後可試觀古之稱名將者。盡律以此幾人免乎。亦不怨也已。

世祿一途。唐宋以來漸絀。至我朝極矣。然無如其人。每不稱何。近世如黃綰。以任子亞。大宗伯。歷官詞林。雖以大禮事遇主。然文章學業。皆楚楚一時。乃晚為臺省所攻。遂于背刺盡忠報國四字。下南京法司覆。

歎嗟乎何其自暴也

成化二十年都察院經歷李幾言邊事下錦衣獄調漢陽通判弘治元年復言兵降曲靖衛知事十年復上疏得為都察院照磨贊畫大同總兵神英軍十五年遷鄖陽府同知不肯行明年復上疏部覆得俟西北邊兵備員缺推補正德四年以俟缺兵備僉事復兵致間任八年又上疏部覆仍放回實錄稱其製全身鐵甲工部鑄而俾試之行數步輒仆弇州謂其至正德八年且八十矣而氣不少衰其為壯士為人妖未可測也余嘗考其所著書雖已不傳然其所言圖

牌不如立楯確乎知兵者之語箭為連珠砲貴輪放
驢騾馱砲之類今皆用之未可易其人也東史筆者
盡庸妄人其言亦安可盡信乎

王弼州以犬帥有功宜加伯爵而不宜加師保其說
是也然以歸咎于嘉靖間不宜加周尚文等始非也
阿魯台當永樂時曾加太師于王爵之上猶曰羈縻
之也至金忠封忠勇王典兵京塞而加太保太子太
保等官久以加降虜矣况將帥乎

自漢以下丞相稱本官者不數數也其所云尚書中
書門下三省俱非真相也以其職為相故相之耳本

朝真稱丞相而復罷之後以閣臣調旨撰制勅遂行
宰相之事近雖避其名而實舉其職亦猶古三省之
為宰相耳然唐宋相已帶集賢昭文等殿學則殿閣
學之稱相亦非始於本朝也然亦有為殿閣學而不
得稱相者以不調旨也洪武時無論已洪熙時之權
謹是已陳山復調出教內使亦其倫也有撰制勅而
不稱相者如吳寬等是已如此則蹇義夏原吉于宣
德時俱覈部務以師保入備顧問計議朝政即家調
旨草制勅則雖不帶閣銜而實宰相也即古帶平章
軍國事而不帶三省銜者耳論次國朝大臣二公當

從相例

內閣之職同於古相而所不同者主票擬而不身出
與事也如高公拱之兼掌吏部趙公貞吉之兼掌都
察院近日孫公承宗兼掌兵部俱出而啟事入而調
旨然惟高為首相二公皆非也事寄雖重然猶判然
兩署獨天順間命徐公有貞考察方面嘉靖間命李
公本分別尚書至大小九卿去留張公璉奉勅肅清
百察近日韓公爌分別逆黨則政自閣出矣然張公
權掌都察院事李公因冢宰李公默得罪去亦未可
全謂之政出於閣也政出於閣者獨前武功與今蒲

州耳

內閣出為六卿者皆不帶閣銜即出將如楊公一清
自家起政兵部尚書左都御史總督三邊奉詔而出
閣九邊如翟公鑒亦改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唯華
蓋殿大學士張公英以原官掌南京吏部然謫之也
近日文淵閣大學士孫公承宗則亦以原官督理遼
薊津登軍務自邊累官至少師中極殿則出將入相
者本朝惟中山高陽二公而已然中山帶相銜而實
不與機務則又似高陽獨也

英宗女重慶公主下嫁鴻臚寺卿周顥子璟

憲宗女仁和公主下嫁尚寶司卿齊佑子世英顯佑
各選一官帶俸不任事近日光宗公主下嫁四夷
館序班鞏燦子永固燦遂驟加至尚寶司卿而無帶
俸不辦事之說

駙馬未有加三公者其始於今之侯拱宸乎嘉靖中
崔元之加太傅也自京山侯也非都尉也

提學之設始於景泰時然太祖已命駙馬都尉梅
殷提督山東學校則不始於此也

洪武中光祿自卿以下士人內官庖役相兼為之永
樂中命上林監官悉內官文臣兼任今則否然皆以

內官提督之何如叅任之為便也

以孝子舉授官者洪武中李德成永樂中權謹皆得
光祿署丞後德成遷陝西右叅政至右布政使權謹
遷文華殿大學士昔王勣為大樂令遂為清職今之
光祿署丞豈應授貲郎乎

保母之崇非先王之制也即中季亦自陸令萱等一
二人而外不多見尊崇乃國朝創封夫人而永樂之
保母賢順夫人馮氏夫王忠贈左都督諡恭靖洪熙
之衛聖夫人楊氏蔣廷封追封保昌伯諡莊靖此作
法於涼矣又何怪天啟之奉聖夫人客氏子官俱累

關雲廷崇維華所以
特選洪綱或據此多為
出阮鑑委乎

都督也當 熹廟大漸時矯旨欲得茅土為霍維華
所阻僅得兩錦衣指揮使使當時有以保昌劄告之
者不得而阻矣

都察院之權不知近代何故漸失如刑獄正德中有
都察院不經刑部者已嘗志之矣又舉一事言之如
正德四年戶部郎中劉鐸以上書罰運遼東米千石
又賄補浥爛草束舉家囚繫本身杖比百日不能償
上疏哀懇乞充齋膳徒夫或炒鐵煎鹽下都察院查
釋前罪降級外任送吏部尚書張綵言其才守改降
監察御史如在今日此事不下法司則下部院未有

都察院專之者矣。一絲部院即以部為主，此其權大異昔日。非祖宗設都察院之本意也。

余嘗論漢錢重以八文，准銀一錢，不特新莽時為然。試以遷史考之，其言更有據。如貨殖傳云：封者食租稅，率戶三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夫，二十萬亦所值不過二千五百兩耳。漢時中二千石，便實得米二千石，則千戶列侯得二千五百兩，庶可相比。如錢更賤，則所值幾何？若曰是緡數，則又無戶出二百緡之理。證此更無疑矣。

荆川裨編原名雜編，其自為序可考。後先王父鹿門

先生搜其遺編止得十之七耳世父康伯公刻之名曰稗編先王父之序亦曰後更名稗編而已是出荆川否亦不明言然按稗官之義本於劉歆其曰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出於史官陰陽者流出於義和之官法家者流出於理官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官縱橫家流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出於議官農家者流出於農稷之官小說家流出於稗官街談巷議道聽塗說之所造也則今野史正其倫類如太平廣記亦尚近之若荆川稗編所載或出正史或以翼經與野史絕不相類與

歆所云雜家者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則此書當名
為雜編不當名為稗編也歆所稱出於何官亦臆言
之然皆有理獨謂道出於史墨出於清廟稍似拘耳
房中之說久矣雖黃帝素女之言不可徵然劉歆較
書列於醫之後神仙之先則其說亦非後世人所能
創也歆曰先王制外樂以禁內情此樂即哀樂之樂
非禮樂之樂其言甚微通此意而拘儒疑文王御妃
一夕九女之為荒淫可以破矣

服老齋雜記卷之三十一終

服老齋雜記卷之三十二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緯書極盛於漢衰於六季至於今幾亡矣所餘者春秋元命苞等數種耳當時崇奉之幾加於經則誠過矣然謂之曰緯則其義原次於經雖穿鑿附會者不少然去古不遠傳古之學尚不泯如河圖洛書蓍策等皆緯之所載也今崇信之則其間可信而泯泯者亦多矣此亦古來第一可嘆事

晦庵嘗言道家祀昊天上帝為非且謂釋老之學盡當毀廢縱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自當自祀其老

子關尹莊列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不當使道家頂之、陳後山亦言、漢兩劉較中秘書、為七略、其敘方伎、則有神仙、諸子則有道家、而老莊並焉、天地神祇之靈、百神、又皆出諸禮官、而今之為道者、合而有之、蓋以符咒法錄、捕使鬼物、皆老氏所不道、此二說皆有理、余以釋老二氏之學、必不能廢道家之祀、天使鬼亦任其為之、而獨國家祀典、自兩郊下至百神、自當領之禮官、別擇儒者為之、何至使神樂觀樂舞生、崇之、因以累資至大官、而儒者竟不知祀典、僥首問之、蓋唐宋尚有三禮出身、猶存其意、而今則藐

然矣此未可謂非 高帝千慮之一失也何怪 世廟方興禮樂而即流於齋醮乎

虞書禋於六宗其說最不同或謂天地四方或謂天皇大帝及五帝或以為五官或以為四望或以為蜡之百物或以為天宗三地宗三或以為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以為卦之六子皆臆說也至卦之六子則更謬矣考亭取孔叢子王肅之說以為寒暑日月水旱然揆之於理亦大謬惟本朝王廉謂舜攝位告祭類於上帝及望於山川徧於羣神矣惟不告祭於地祇意六宗謂地祇也蓋六為地數宗尊也

且序其次地祇正當在上帝之後山川羣神之上斯言實為至當不易可以翼經且可以破合郊者謂舉上帝可以包地之說此言雖出於晉虞喜然喜謂地有五宗大社象之其總五為一成六為地數反支離耳。

天啟甲子七月五星聚張在晨故不見此余所目覩者按湘山野錄曰景德四年司天判監史序奏今年太歲丁未六月二十五日五星當聚周分既而重奏臣尋推得五星自閏五月二十五日近太陽行度按甘氏星經曰五星近太陽而輒見者如君臣齊明下

侵上之道也。若伏而不見，即臣讓明於君，此百千載未有也。但恐今夜五星皆伏，真宗親御禁臺以俟之。果達旦不見，大赦天下，加序一官。羣臣表賀嗟乎，君好矯誣而臣又佞諛，未有如此之甚者也。星近太陽，自然不見，甘氏所云，正以見為變耳。序久知其不見矣，故作兩次言之，而又致疑焉，以真宗好為天書矯誣之事也。舉朝之臣，豈盡愚至是哉？蓋貪大赦恩澤耳。

唐荆川順之出視江南北師，此時一職方郎，然與南兵部者止平行用，咨見其續集中，此亦行移中一故

實也

胡襄懋宗憲於江南建非常之功而卒以讒死今士大夫以及田畯紅女皆能誦其功然其闔閭弛張之微莫能言者即間有傳其遺事高者其制判擒逆妙計雄略下者其跣跣不羈豪酒縱氣至於精神之微必先鹿門先生知之深惜當時不及為作一傳使千古之下不能想見其概宋平涵少師國禎嘗以屬余畢先人之志然見唐凝庵太常崔徵輔世編中已有一傳功次已得大半但未詳其運用耳然精神之微縱余操觚亦未能以意摹後讀唐荆川先生順之與

公書曰、人之相與、情昵則褻、而貌嚴則隔、僕與公杯酒間、或始焉儼色莊語、而繼之慷慨高歌、提劍起舞、以寄其跌蕩之氣、或始焉寬綽戲謔、博舉雜物、以為懽、而卒儼然以相別、又曰、公向言一面笑、一面哭、纔做得總督、此處認真不得、做假不得、即此數語可見公一斑、惜乎余八歲、即不及事先王父、以盡聞其槩耳、

著書固不論人、然亦有大奇者、如太樂主機、宋教坊色長張侯所著、其語頗精微、近日南寺蘇少蘇史乃內豎劉若愚著、於貫城中、其論內署典故、宮殿制度、名額

皆異日可備正史固不可以入廢言也

古人之娶必有姪娣故稱繼室繼室不比夫人今再娶謂之繼室而妾署其家者反不稱繼室皆非也

司馬遷敘謚法歸之周公然周公所身事者成王也王之崩去公薨未幾而議謚曰成成者謚法所不載也是足信乎

舜巡四岳首同律度量衡孔子論治曰謹權量今之為論者曰物從其宜價因其值何屑屑於此其言亦自可聽然近見兩事一則遼東之斗以十八升率熊廷弼為經略欲以求軍之譽命所司照市斗散夫以

漕斗徵之以市斗散之其可行乎上下室礙軍因以
囂幾成大釁相頌於朝一則遠東米豆流于畿內畿
內斗有十六升有十三四升者蓋向徵折色而無本
色故民絕不知漕斗有司墨者以市斛徵之糴之以
漕斛解如是者不啻十九民大受弊故知先王先聖
之意遠也

司馬遷以太史而腐然當是時太初厯成詔謁者淳
于陵渠復覆太初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
五星如連珠陵渠奏狀遂用之不知陵渠亦自太史
腐也腐而習曆耶我太祖精於天象故設內靈臺

至今用中人掌之皆幼習其業今所占尚詳於外其所云合璧連珠者謂以曆法推至曆元則然以此見其密而是年亦在甲寅故以甲寅為太初此說為長有謂太初元年合璧連珠者妄也無論推算不合果爾亦人盡睹之何待陵渠復算耶

太初曆既成二十七年太史令張壽王爭之詔使主曆使者鮮于妄人詰問不服迺與雜候三年言皆疎闊勅大不敬有詔勿勅復候之又如再前勅死更赦勿勅誹謗益甚竟以下獄蓋經三十六歲而太初曆是非始定壽王之術不如鄧平等明矣然其曰安得

五家曆此至言也古聖之曆必不踈闊如所傳顓頊等曆至曰魯曆則周公身相周而自判之更妄矣壽王之言不可廢也

唐人作詩即有平格半格見于元白長慶集其一依平仄為異見于沈括筆談至宋人作詞則即用填法矣填法者因其平仄不可移易其有移易者亦必譜之所可移易者也尋其長短不可更動其可更動者必其自譜之所可更動者也即沈括所云隋唐以降鄭詳諸儒以臆更作使夫清廟之歌徒諧里耳高下混淆紛亂無統於雅頌之風微矣獨太樂署所掌十

七宮調以不隸太常故樂官得以世守之而不敢易但撰詞長短不齊各限以平仄為一定之制學士大夫有作亦必尋其制為之謂之新樂府推原其始黃鍾宮諸曲當如四牡之于鹿鳴無射清商諸曲當如萬章之于闕雎起調畢曲之律同其逗遛曲折不必盡同也由此觀之則當時填詞應有全譜不若今所傳之譜因所有而敘次之半闕不備亦不能名其同何律何調也宋初如此則唐宋五代為詞者亦必如此矣但宋人亦頗制詞而自名之亦得之全譜故知音者得變而為之即括所云逗遛曲折不必盡同也

當時王荊公亦曰、先有詞而後以律度為曲、是聲依
詠、若先定律而後以詞填寫之、則是詠依聲也、張橫
渠亦曰、古樂決非先定腔、非深知樂者、烏能與此、皆
此意也、然當時能自為者亦寡矣、今不知其原而徒
向字句填之、誠無義味、然按曲譜尚分律調、而據其
義則亦曰首尾二句、用此調之音耳、如此所謂詞者
亦如此耳、字句長短平仄之說、何以必須譜也、無論
三百篇之聲歌、不傳於今、即今樂之詞曲、亦無有知
其源者、此吾輩之大恥也、

近日徐宗伯先啟治曆引

高皇用回回曆故事蓋

實不始於高皇也唐志九執曆者出於西域開元六年詔太史監瞿曇悉達譯之此其肇也

人知楚有洞庭湖吳有洞庭山不知溫縣尚有洞庭水蓋出於縣之北山西過榆次縣南又到晉陽縣南西入於汾出晉水下口者也如此則吳楚晉皆有洞庭矣洞庭水見桑欽水經

神有平水王者姓周氏名凱字公生晉人宋真宗澶州之役高瓊奉車駕過河幸北城天際見力士數萬旌旗上髣髴有平水王字虜懼請盟而退如此則某公之功當歸神矣何怪乎異日真宗崇奉天書哉即

其崇奉天書亦必為人所惑因前徵而酷信之未必以神道設教如史所紀欽若之計也雖然吾又疑之賜王文正珠而成天書則誣也非惑也我且疑平水王之說亦神道設教之一端也

元儒淵穎先生吳萊者謂古之賦學專尚音律必欲宮商相宣徵羽迭變自宋玉而下唯司馬相如柳宗元能調協之因集四家所著名楚漢正聲此說亦賦家前次所未有也

名山經載五千三百七十山其神有龍身而馬足者有牛身而足四二首而馬尾者有身如蛇鳥而豹尾

虎齒者雖誦詭難徵而余以為理之必然也夫神陰也人與獸俱陽也陰以配陽則凡陽者皆可肖何必盡肖人乎且人之初有準首蛇身者矣况於神乎

國朝律令有不居公署之禁每疑之豈有行之者耶按宋潛溪書白衢州事謂每旦徒行入府署野夫不識與爭道則勝國以為固然也故考事不可不周

自譜局廢而譜學不明矣此唐末即然然勝國之初諸儒尚以譜譜學為長至于今而杳然絕矣然其不得不絕也亦勢也蓋日愈遠言愈荒而不足信屢言之如嚼蠟強人以無味人不能垂涎也宋文憲深于

譜者也其為張氏譜序者四兩則曰少昊五揮為弓
正賜姓為張兩則曰張以字為氏出于晉之公族有
解張者其字曰張侯故晉國世有張氏而少昊之說
非也一人而其言矛盾若此豈非以世遠學荒乎故
曰勢也

元制閭里有出為句讀師者亦必從所隸屬陳試經
義弗悖於理者始聽此法最善今為句讀師者率不
能句讀有朝為賤工暮為人師亦有髮且未燥尚不
堪為弟子者其悞人蒙養不淺矣此法當採而行之
蓋故宋遺老之深心非胡人之所能為也

元詹士龍為高郵興化修築捍海堰三百里初發地
獲范希文石記曰遇詹再修希文未聞其術數也何
以有此豈賢者固不可測耶抑古有是說附合之也
亦古有是說亦猶是耶

宋景濂題北山先生尺牘後曰右北山何公與其弟
子魯齋王公手帖北山平日執謙特甚人有來學者
雖誨之無不傾盡而未嘗受其北面之禮此書之稱
再拜稱尊兄可見矣余曰近日師道廢師之與弟子
不唯再拜而且頓首矣兄不止而且丈矣丈者古人
何以稱前輩而不以稱鴈行今以稱弟子可乎

元人王毅先生者，巨儒縉雲伯胡琛之師也。常舉義兵而不終，縉雲為復仇。初，西鄰有王氏子，事身奉神甚謹，嘗斲木為拜具，其當額處成窪。王母有姪，夢王來而誕，在赤子時共浴，及手足露，皆怖而哭。姑懷之，則止。頭患瘍，母惡其臭，卷木葉掩鼻。當乳時，閉目弗之視，痠疾大作，身熱如火。煨榻畔，懸繩代梳，無風繩自搖，及能言，備陳入浴時如陷大海，茫無津涯。風入手足間，痛若刀割。姑衣有繡，能覆之乃安。木葉氣烈，不可近，熱弗然，能禁神出戲繩上下，視一小兒僵臥，不知其為己矣。熱退乃復還，此事甚異，然余亦有奇。

生而病甚一月內食黃連膏五觔下五色痰無算方
蘇未百日先姊嫁錢者剪紙肖古賢聖帖于帷使識
之再訊而目注之百不失一至客座見客呼盧必欲
為之一擲得堂印凡百日以後事至今歷歷能記然
今求似王先生且不可得所謂幼時了了者非耶何
以古人又不然也亦其宿生事歷歷故幼時神猶清
耶